

THE RISE OF ENDYMION

与《银河帝国》并称为科幻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两座巅峰！

安迪密恩的觉醒

[美] 丹·西蒙斯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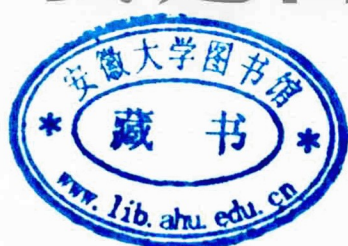
DAN SIMMONS

潘振华 译



THE RISE OF ENDYMION

安迪密恩的觉醒



[美] 丹·西蒙斯 著

DAN SIMMONS

潘振华 译

THE RISE OF ENDYMION

DAN SIMMONS

谨以此书献给杰克·万斯，最富想象力的世界创造者。

同时也献给卡尔·萨根博士，让我们缅怀这位集科学家、作家、教师于一身的前辈，正是他，架起了人类最崇高的梦想。

本书作者向以下人士致以谢意：

感谢凯文·凯利，他在著作《失控》中，论述了一种80字节生物的进化过程。感谢让-丹尼尔·布雷克和莫尼克·罗贝里，他们带我在巴黎的地下墓穴中作了一番巡游。感谢杰夫·奥尔，他是一名超凡的赛伯牛仔，勇敢地闯入赛伯空间，取回了被技术内核窃取的本书遗失的四十多页。最后还要感谢我的编辑，汤姆·杜普里，感谢他的耐心、热情，以及与我相同的好品味——对《神秘科学影院》的热爱。

“我们并非僵滞的死物，而是自我延续的模式。”

——诺伯特·维纳

《控制论，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》

“世界万物的一般本质，可以比拟作蜡，现在塑一匹马，当把它敲碎后，又用其造一棵树，然后是一个人，然后又是别的什么东西，这些东西每个都只存在很短的一段时间。对于造物来说，被敲碎并非什么苦事，正像被捏合不是什么苦事一样。”

——马克·奥里略《沉思录》

“上帝手指伸出，意念一闪，
于是自然法则的掩藏之下，万物出现，看啊，出现了！
而我无从知晓，除了以这种方式，能否赐予人类此种天赋，
他奏出三种声音，但是第四种，不再是声音，而是一颗新星。”

——罗伯特·勃朗宁《阿伯特·沃格勒》^①

^① 阿伯特·沃格勒是法国作曲家。这段诗中的“除了以这种方式”是指作曲。

“如果我所说的还不够清晰，我想这也有可能，那么我现在把这一连串的思绪从头至尾讲给你听。事实上，一开始的时候，我看到人类是如何由环境改变。环境是什么？莫非他心灵的试金石？试金石又是什么？莫非心灵的检验？而心灵的检验又是什么，莫不是能够增强或改变其本性的东西么？它改变的本性又是什么，莫不是他的灵魂么？而他的灵魂，在来到这个世上，得到检验和改变之前，又是什么呢？是智慧生命，可是欠缺个性，这个性又是怎样出现的？是通过心之媒介？心怎样才能成为这一媒介，莫不是通过环境多变的世界？现在我想，既然你已熟知诗文与神学，你应该谢天谢地，我这封信，没有写得又臭又长——”

——约翰·济慈《给弟弟的信》

第一部

（此处为模糊文字，无法准确转录）

“教皇驾崩了！教皇万岁！”一阵响彻云霄的喊声，回荡在梵蒂冈的圣达玛索庭院中，在那儿的教皇寓所中，尤利乌斯十四世的圣体刚被发现。圣父是在睡梦中死去的。几分钟内，消息便不胫而走，穿越依旧被称作梵蒂冈宫的不搭调的建筑群，很快便渗透进了梵蒂冈城，速度快得就像是纯氧环路中窜动的火苗。转眼间，教皇驾崩的消息便烧进了梵蒂冈的办公楼群，又蹿进人山人海的圣安妮门，来到教皇宫和邻近的政府宫，也来到了圣彼得大教堂的圣器室，钻进一个个信徒的耳中，以至于正在主持弥撒的大主教转过头，朝会众望了望，想看看这突如其来的交头接耳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接着，他走出大教堂，跟四散而去的信徒一起来到圣彼得广场上，那儿已经人头攒动，有近十万旅客和来访的圣神官员听到了传言，那场景，就仿佛有一块临界质量的钚受到了猛烈轰击，发生了裂变。

出了交通繁忙的钟楼拱门，消息加速到了电子的速度，继而飞跃至光速，最后达到霍金驱动速度，以数千倍光速急速飞出佩森星球。稍近，就在梵蒂冈的古老城墙之外，整座庞大、令人冷汗直冒的圣天使

堡，原哈德良陵墓所在的那片山石之地的深处，现是宗教裁判所神圣法庭的所在地，在那里，电话和通信志正不断鸣响。那天早上，一个个梵蒂冈官员们匆忙赶回办公室，查看加密的通信线路，等待从上级那儿发来的信息。于是乎，城堡内无不是念珠的嗒嗒声，无不是浆洗长袍的瑟瑟声。在数千圣神主管、军官、政客、商团官员的制服和植入物中，私人通信器铃铃作响，嗡嗡震颤。在发现教皇没有呼吸的圣体后，不到三十分钟，佩森星球的新闻组织便已经准备好了新闻报道的前序工作：准备好遥控全息摄影机，将星系内的全套转播卫星连上通信线路，将最棒的记者派遣到驻梵蒂冈的新闻办公室等着。在一个几乎由教会全权统治的星际社会中，新闻不仅需要得到单独的确认，而且需要官方的批准。

教皇尤利乌斯十四世的圣体被发现后，过了两小时十分钟，教会通过梵蒂冈国务秘书——卢杜萨美——的办事处，发布一则通告，正式宣布陛下驾崩的消息。片刻之内，通告录音被发送至佩森这颗热闹星球的每一个广播频率，每一个全息可视频道。星球上的十五亿灵魂，所有拥有十字形的重生基督徒，他们大多数都是圣神国体的民事、军事、商团等庞大行政机构的成员或是梵蒂冈的雇员，于是，随着众人都好奇地驻足聆听这则消息，整颗佩森星球顿时停滞下来。然而，甚至就在正式通告发出之前，就已经有十几艘新型大天使级星舰离开了轨道基地，穿越了银河旋臂狭小的人类领域，几乎可以完成瞬移的驱动器刹那杀死了所有船员，但却携带着教皇驾崩的消息，将其安然保存在电脑和编码收发机中，它将会递送给六十多个极其重要的隶属大主教管辖的星球和星系。回佩森时，这些大天使信舰将会载上一个个枢机，让他们及时参加选举。尽管如此，大多数有权选举的人将会选择留在自己的故星——即便拥有重生的允诺，但还是不愿面对死亡——只是送出加密的互动式全息晶片，携带着选举下一任教宗的选票。

另有八十五艘霍金级圣神舰船已经待命，它们多数是捷速型火炬舰船，随时准备加速到相对论速度，达到跃迁态，旅程所用时间以日或月计算，相对时间债从周到年不等。这些舰船将会在佩森等候十五到二十

天时间，一旦新教皇被选出，就将立即把消息捎给一百三十个次要的圣神星系，那儿的大主教看护着十多亿的信徒。这些大主教管辖区内的星球，将会次第将教皇驾崩、重生、重选的消息捎给更加次要的星系、更加遥远的星球，以及偏地的无数殖民地。最后，有两百艘没有武装的无人驾驶信使舰船，会从佩森星系的庞大小行星基地的仓库中取出，组成一支舰队，船上的信息芯片将会携带一项正式宣告：尤利乌斯教皇的重生和重选。接着，它们将马上加速至霍金空间，将消息捎给远至圣神边界外的长城沿线的圣神舰队，他们正在那儿的防御圈巡逻，或者也许在和驱逐者交战。

尤利乌斯教皇已经死过八次。教宗的心脏很虚弱，但他不想治疗——既不想动手术，也不想做纳米修复。他的观点是，教皇必须自然地活过他的阳寿，然后，在死后，就会有另一位教皇被选举出来。但实际情况是，同一位教皇已经连任八次，不过，这并没有使他萌生退意。现在，尤利乌斯教皇的圣体已经停备妥当，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可以任人瞻仰，之后将会被转移至圣彼得后面的私人重生礼拜堂，甚至就在此时，枢机和他们的代表已经开始了重新选举的准备工作。

西斯廷教堂已经不向游客开放，它已准备好投票日的来临，正式仪式将在三周之内举行。里面搬进了装有罩盖的古旧席位，是为亲身出席的八十三名枢机准备的，还有全息像投影仪器和互动数据平面连接，是为那些远程投票的枢机安置的。审查员的桌子被放在教堂高高的祭坛前。小卡片、针、线、容器、盘子、亚麻布，还有其他物件，都被仔细地放置在审查员的桌子上，上面盖着一大块亚麻布。医务员和修正员的桌子放在祭坛一侧。西斯廷教堂的主门已经关闭，插上门闩，贴上了封条。在教堂的门外，在圣彼得的教皇重生附属建筑的防爆门外，瑞士卫兵突击队员全副武装，端着最尖端的能量武器，守护在岗位上。

遵循旧日的协议，择定的选举日必须在十五日到二十日之间。不管是永久居住在佩森上的枢机，还是离这儿不到三周时间债的枢机，都得取消一切日程安排，准备好进行教宗选举。诸事皆已准备妥当。

这世上的肥硕人士中，有些人认为自己的体重是一项弱点，是自我放纵和怠惰的征候。还有些人将其视为帝王之相，是与日增长的权势的外在表现。西蒙·奥古斯蒂诺·卢杜萨美枢机正是典型的后者。他块头很大，穿着枢机礼服，简直就像一座鲜红色的山峰，按标准年龄看，他似乎已年近花甲，但实际上，此人已活了两百多年，成功地经历过数次重生。卢杜萨美下巴上垒着层层垂肉，脑袋光秃秃的，说话时，声音低沉浑厚，振聋发聩，仿佛上帝在咆哮一般，不用扬声器，就能让整个圣彼得广场上的人全部听见，鉴于此，他可以说是个典型，依旧代表了梵蒂冈的兴旺和活力。教会核心阶层的许多人颂扬他——那时他还是梵蒂冈外交机构的一名年轻小职员——是他，为雷纳·霍伊特神父指明了方向，这位前海伯利安朝圣者当时满怀痛楚，受尽折磨，正是卢杜萨美，帮助他发现了驯服十字形的秘密，将它变成了重生的工具。他们颂扬他，如同颂扬刚驾崩的教皇，因为是他将教会从濒临灭亡的境地中解救了出来。

不管真正的传说为何，今日，就在圣父第九次驾崩后的第一日，陛下重生前的五日，卢杜萨美正处于极佳的状态中。身为一名枢机，卢杜萨美身兼数职，是罗马教廷中最有权势的人，他既是国务秘书，又是管理十二圣部的委员会会长，还是教义部的部长——这个最令人畏惧、最让人误解的机构，在经历一千年的中断后，现又重新拾起当日的威名，不过如今的全名叫全教宗教裁判所神圣法庭。此时此刻，教皇陛下尤利乌斯十四世的圣体正躺在圣彼得大教堂中，任人瞻仰，等夜幕降临，便将其移至重生附属建筑，如此一来，西蒙·奥古斯蒂诺·卢杜萨美枢机无疑是目前全宇宙最有权势的人。

那天早上，枢机并没有忘掉事实。

“卢卡斯，他们到了吗？”他朝一个男人低吼道，那人是卢卡斯·奥蒂蒙席，他的助手兼总管，两百多年来一直追随其左右，经历了漫长而又忙碌的年月。他是个瘦削的人儿，看上去很老，但手脚还是相当利

索。相比之下，卢杜萨美枢机又肥又胖，永不显老，总是慢吞吞的。奥蒂是梵蒂冈国务部的副部长，头衔的全称是“译员代理人兼秘书”，人们通常称他为“代理人”，不过，对于这位高挑瘦削的本笃会官员来说，也许“译员”这个名称同样恰如其分，因为在他侍奉主子的两百二十年中，所有人——甚至连卢杜萨美本人——都不知道这个男人内心真正的观点和情感。长久以来，卢卡斯·奥蒂神父都是卢杜萨美的得力助手，以至于枢机秘书本人已经把他当成了自己意志的拓展，而非单独的一个人了。

“回大人，他们刚在秘密会客厅坐下。”奥蒂蒙席回答道。

卢杜萨美枢机点点头。很久以前，大流亡将人类送出濒死的地球，让他们逃亡在外，在星际间开拓殖民，自那时以来，梵蒂冈便一直保留着一个传承了一千多年的传统：重要的会议在重要官员自家的会客厅中举行，而不是私人办公室中。国务秘书卢杜萨美枢机的秘密会客厅非常小，不到五平方米，没有多少装饰，只摆着一张圆形的大理石桌子，上面没有即插即用的通信设备；还有一扇窗，如果取消偏振状态，就会变透明，可以望到外面凉廊上非凡的壁画作品；另外还有两幅油画，出自十三世纪的天才卡罗檀之手，其中一幅画展现了基督在客西马尼的剧痛，另一幅描绘了尤利乌斯教皇（是尚未当选教皇的雷纳·霍伊特神父）从一个分辨不出性别的大天使手中接过第一个十字形，而撒旦（以伯劳的形式出现）无能为力地作壁上观的景象。

会客厅中坐着四人，三男一女，是“天主教星际贸易独立组织泛资本联盟执行理事会”的代表，这个组织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“圣神商团”。其中两个男人似乎是父子——赫尔维·阿伦和肯内特·海伊-摩迪诺，两人长得非常像，连精致昂贵的斗篷、豪华保守的发型、巧妙整出的旧地北欧面容都一模一样，甚至都别着一枚极其精细的红色别针，表明他们是马耳他罗德岛耶路撒冷圣约翰独立军事医院组织的成员，这个古老的组织又名马耳他骑士团。第三个男人拥有亚洲血统，身着一件简易的棉袍，他名叫矶崎健三，此人无疑是今日——继西蒙·奥古斯蒂

诺·卢杜萨美枢机之后——圣神第二大有权势的人。最后一名是个年过五十的女人，黑色头发粗粗裁切了一番，脸颊瘦巴巴的，身上穿着一件纤维塑料材质的廉价工作服，她名叫安娜·佩里·考格纳尼，据称是矶崎健三的法定继任者，还有谣言说她和复兴之矢的那名女主教有染，是她的情人。

随着卢杜萨美枢机进入客厅，在桌旁就座，四人赶忙站起身，微微俯首。卢卡斯·奥蒂蒙席是唯一一个旁观者，他离桌子远远地站着，瘦削的双手紧握在法衣前。卡罗檀画中客西马尼的耶稣穿着黑色上衣，扭过头，展示出痛不欲生的眼神，盯着这一小群人。

阿伦和海伊-摩迪诺移步向前，单膝跪地，亲吻枢机手上那枚蓝宝石戒指，没等矶崎健三和那女人走近，卢杜萨美便挥挥手，摒除了进一步的礼节。四名圣神商团代表重新就座后，枢机开口说道：“诸位老友，我们相交已有多年。你们知道，在圣父从缺的短暂期间，由我来代表圣座，我向诸位保证，今日在此谈到的任何话题，都将严守在这四面墙之内。”卢杜萨美微微一笑。“而这几面墙，我的朋友们，是圣神最可靠、保密措施最好的。”

阿伦和海伊-摩迪诺笑了，但脸上表情没多少变化。矶崎健三还是一副愉悦的面容。安娜·佩里·考格纳尼的眉头皱得更深了。“大人，”她说，“可以容我直言吗？”

卢杜萨美伸出胖嘟嘟的手掌。对于请求直言的人，或是发誓坦白的人，或是用到“诚实”这个字眼的人，他历来持怀疑态度。但他回答道：“当然，我亲爱的朋友，遗憾的是，鉴于当前的紧迫局面，我们并没有多少时间。”

安娜·佩里·考格纳尼简练地点点头。她明白，枢机是在命令她言简意赅一点。“大人，”她说，“我们请求召开这次会议，想要和你谈一谈。我们的身份，不仅仅是作为陛下泛资本联盟的忠诚成员，也是作为圣座的朋友，您的朋友。”

卢杜萨美和蔼地点点头。那厚厚的下巴间的薄嘴唇弯弯一翘，露出

笑容。“当然。”

赫尔维·阿伦清清嗓子。“大人，对即将到来的教宗选举，商团有着非常大的兴趣。”

枢机等他说下去。

“我们今日此行的目的，”海伊-摩迪诺接下话茬，“是要向大人保证，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之后，联盟将继续以无限的忠诚，贯彻梵蒂冈的政策。而大人您，在我们看来，拥有两个身份，既是国务秘书，也是潜在的教皇候选人。”

卢杜萨美枢机微微点点头。他完全明白了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圣神商团——矶崎健三的情报网——在梵蒂冈的等级阶层内嗅探到了一丝造反的苗头。不知道用何办法，从这样一间防窃听的屋子中，他们窃听到了最细微的窃窃私语：是时候重新选一个教宗，代替尤利乌斯教皇了。矶崎健三明白，卢杜萨美将会成为那个人。

“在这令人悲伤的过渡期，”考格纳尼继续道，“我们认为，不管是以个人名义，还是以组织的名义，我们都有义务保证联盟将这份保持了两百多年的传统延续下去，为圣座和圣教的利益服务。”

卢杜萨美枢机又点点头，等着他们继续说下去，但四名商团领袖没有再开口。他寻思了片刻，琢磨着矶崎健三为何要亲自前来。不信任属下的汇报，想亲眼见到我的反应，他想到。对于一切人和一切事，这个老人只相信自己的感觉和洞察力。卢杜萨美笑了，好策略。他继续让沉默维持了一分钟，接着终于开口道：“朋友们，在这个万众悲伤的时刻，你们四个日理万机的头等人能光临寒舍，我说不出有多高兴。”

矶崎健三和考格纳尼依旧不动声色，如氩一样毫无生气，但在另两名男子的眼神中，枢机看到了一丝翘首以盼的神色，很隐蔽，但还是被他瞧了出来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如果卢杜萨美愉快接受他们的支持，不管是以多么巧妙的说辞，都将让商团和梵蒂冈密谋者平起平坐——商团将得到大力支持，这群密谋者，将会拥有等同于下一任教皇的权力。

卢杜萨美靠近桌子，枢机注意到，在整个交谈期间，矶崎健三的眼

睛一眨也没有眨过。“我的朋友们，”他继续道，“作为优秀的重生基督徒——”他朝阿伦和海伊-摩迪诺点点头，“作为医院骑士，你们无疑知道教皇选举的步骤，但还是请容我将过程重申一遍。一旦枢机或者互动代理物在西斯廷教堂中全部聚齐，关上大门，选举仪式便开始了，一共有三种方式：欢呼，委派，投票。如果是欢呼，所有的枢机选举人都会圣灵附体，异口同声喊出教宗的名字。我们每个人都会大喊*eligo*，也就是‘我选举’的意思，叫出一致选择的那个人的名字。如果是委派，我们会先在众人中选出几个人，比方说几名枢机，以他们作为候选者，大家从中做出选择。如果是投票，各名枢机选举人会秘密投票，直到有候选人得到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数。这样新教皇就选了出来，在外等候的数十亿民众会看见弗玛塔，也就是一阵白烟，意味着教会再一次拥有了一位圣父。”

四位圣神商团代表静静地坐着，不发一言。对于教宗选举的程序，每个人都谙熟于胸，当然，他们知道的，不仅仅是那古老的机制，还有伴随其中的政治活动、压榨、交易、虚张声势、赤裸裸的敲诈，几个世纪以来，从未有过改变。现在他们开始明白，为什么枢机要将明摆着的事强调一遍。

“最近的九次选举，”肥硕的枢机继续说着，声音隆隆作响，“教皇都是通过欢呼选举出的……经由圣灵附体。”卢杜萨美顿了半晌。在他身后，奥蒂蒙席笔挺站着，旁观着一切，如他身后画中的基督，一动不动，如矶崎健三，眼睛一眨不眨。

“我丝毫没有理由相信，”卢杜萨美终于继续说道，“这次选举会有任何不同。”

圣神商团代表没有动弹一下。最后，矶崎健三微微俯首，他已经明白了枢机的潜台词。梵蒂冈城内，不会有任何造反行动。或者，即便有，也都尽在卢杜萨美的掌控之中，不需要圣神商团的支持。如果是前者，那么，现在还未到卢杜萨美枢机上台的时候，尤利乌斯教皇会再一次掌管教会和圣神的事务。这次来，矶崎健三这伙人冒了极大的风险，

如果成功与未来的教宗结盟，那他们获得的报酬和权力将不可计量。但现在，他们面临着另一个可怕的结果。一个世纪前，矶崎健三的前任就是因为一个更小的失误，被尤利乌斯教皇逐出了教会，剥夺了十字形圣礼，那位圣神商团的领导者被发配到了远离教会之地——也就是远离佩森以及大多数圣神星球的社会——最后命享真死。

“好了，各位，很抱歉，还有一些紧急的事务需要我去处理，我得先行离开了。”枢机说道。

没等他起身站立，完成教会巨子离开时应有的标准礼节，矶崎健三便迅速走上前，单膝跪地，亲吻枢机手上的戒指。“大人。”圣神商团的亿万富翁喃喃道。

这一次，卢杜萨美没有拒绝，他等到四名有权有势的首席执行官走上前，全都显示出敬意之后，才起身离去。

尤利乌斯教皇驾崩后的次日，一艘大天使级星舰传送进神林的领空。这是唯一一艘没有分配到信使任务的大天使飞船，它比那些新型舰船要小，名叫“拉斐尔”。

这艘大天使飞船先是沿着灰蒙蒙的星球确立起运行轨道，没过几分钟，一艘登陆飞船脱离船体，刺入大气层。船上坐着两男一女，三人看上去像是同胞兄妹，瘦削的体型、惨白的肤色、柔软的黑色短发、咄咄逼人的眼神、薄薄的嘴唇，全都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他们身着红黑相间的拟肤束装，质地朴实，袖口戴着精心制作的通信志。但是，他们竟然能出现在登陆飞船上，事情很是蹊跷——大天使级星舰在暴力穿越普朗克空间，完成传送的过程中，总是会将船上的全部人员杀死，之后舰载重生龛会将他们复活，那通常需要花上三天时间。

这三人不是人类。

登陆飞船形变出翼片，整个船体表面变得平滑，随之以三马赫的速度穿越晨昏线，进入明亮的半球。在其身下，神林，这颗先前的圣徒星球，慢慢转动，将景色展现在眼前：大片烧焦的伤痕，满是灰烬的原